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二

中華書局

I206.2
146
:2

古典文學研究資料彙編

韓愈資料彙編

二

吳文治編

尤表

元和十二年，裴度宣慰淮西，奏公行軍司馬，有從軍泊途中諸篇。其間《次潼關寄張十二使君》詩云：「荆山已去華山來，日照潼關四扇開。刺史莫辭迎候遠，相公親破蔡州迴。」又《次潼關上都統相公》云：「暫辭堂印執兵權，盡管諸軍破賊年。冠蓋相望催人相，待將功德格皇天。」又《桃林夜賀晉公》云：「西來騎火照山紅，夜宿桃林臘月中。手把命珪兼相印，一時重疊賞元功。」數篇皆有奧旨，元濟平，遷刑部侍郎。（《全唐詩話》卷二）

十四年正月，表乞燒棄佛骨，疏入，貶潮州刺史，有《次藍關示姪孫湘》詩云：「一封朝奏九重天，夕貶潮陽路八千。欲爲聖明除弊事，豈將衰朽計殘年。雲橫秦嶺家何在，雪擁藍關馬不前。知汝遠來應有意，好收吾骨瘴江邊。」是歲十月，量移袁州刺史。《酬張韶州》詩云：「明時遠逐事何如，遇赦移官罪未除。北望詎令隨塞雁，南遷纔免葬江魚。將經貴郡須一作煩留客，先惠高文謝起予。暫欲繫舟韶石下，上賓虞舜整冠裾。」（同上）

楊萬里

【謁昌黎伯廟】 南海行幾遍，東潮欠一來。若無韓子廟，只有越王臺。文字天垂日，興亡草上埃。聊吹鰲溪水，灑越六丁雷。（《誠齋集》卷十七）

【題韓亭韓木】 老大青梢韓家十八郎，猶將雲錦製衣裳。至今南斗無精彩，只放文星一點光。

笑爲先生一問天，身前身後兩般看。亭前樹子關何事？也得天公賜姓韓。（同上卷十八）

【讀退之李花詩】 桃李歲歲同時並開，而退之有「花不見桃惟見李」之句，殊不可解。因晚登碧落堂，望隔江桃李，桃皆暗而李獨明，乃悟其妙。蓋炫畫綰夜云：

近紅暮看失胭脂，遠白宵明雪色奇。花不見桃惟見李，一生不曉退之詩。（同上卷二十五）

【送韓漕華文移節江東（節錄）】 公家文公天斗星，可雙孟氏再六經。姓名不上凌煙去，只與日月爭光明。（同上卷三十九）

【答趙季深書（節錄）】 君子之學，心以心之，身以身之，文以文之者也。……季深之心，季深之身，類非俗子之所能至也。涵於經而肆於史，出入於韓、柳、三蘇之源流，身肖其心，文肖其身。（同上卷六十四）

【答陸務觀郎中書（節錄）】 古者文人相輕，今不相輕而妬焉，推焉。曰妬云者，戲詞也。妬者，推之至，推者謙之至。舍己主盟司命，而推人以主盟司命，不已謙乎？之二人者，蓋皆墮放翁計中，益可笑也。大抵文人之姦雄，例作此狡獪事，韓之推柳是已。韓推之，柳辭之者，伐之也。然相推以成其名，相伐以附其名，千載之下，韓至焉，柳次焉。言文者舉歸焉。（同上卷六十七）

【李去非愚言序（節錄）】 人異異習，世異異承，文之遠者，傳必僞，不必先秦之書也。李、杜之詩，韓、柳之文，亦近爾，猶病乎僞也。然予嘗以爲是無足病，足病者蓋有之矣。僞不在人者，是真足病也。（同

【彭文蔚補注韓文序】永明尉彭君文蔚，與予同郡，且同鄉舉。自紹興癸酉一別，至淳熙戊申七月二十五日，忽觸熱騎一馬，來訪予於南溪之上。道舊故相勞苦外，文蔚喟然曰：「四民精其業者三而已，惟士獨否。道德之粹精，義理之淵永，姑未用擊考也。句讀之不分，訓故之不徹者，麻竹如也。因出其《補注韓文》八帙以示予。上自先秦之古書，下逮漢、晉之文史，近至故老之口傳，旁羅遠摭，幽討明擇，殆數萬言。於是韓子之詩文，雅語奇字，發擿呈露，無餘秘矣。如援《順宗實錄》而知《上李實書》之有旨。據《唐史本傳》而知《送鄭權序》之有負。至於《城南聯句》「採月」、「坳泓」等語，怪奇不可理曉者，援證益白。他難以悉數。是有補於後學爲不少也。昔程子以《美里操》爲韓子得文王之心，以「軻死不得其傳」爲韓子見之識之之大。此固讀韓文之大觀遠覽也。而文蔚之註，亦獨可廢乎？學者以文蔚之註，求程子之意，而讀韓子之文。韓子猶曰：「小得意則人小笑之，大得意則人大笑之。」是後世終無韓子乎？後世有韓子，韓子之幸也。後世無韓子，韓子幸乎哉？文蔚屬予序之，因書其說。文蔚尚有《春秋指掌》、《集義》二書，予恨未見也，當再拜以請。誠齋野客楊萬里序。（同上卷八十八）

【誠齋朝天續集序（節錄）】余隨牒倦游，登九疑，探禹穴，航南海，望羅浮，渡鰲溪，蓋太史公、韓退之、柳子厚、蘇東坡之車轍馬跡，余皆略至其地。觀余詩，江湖嶺海之山川風物，多在焉。（同上卷八十二）

【子思論中（節錄）】蓋自夫子有性習近遠之論，而不明言性之善惡。至孟子則斷之以性善之說，於是荀、揚、韓三子者各出一說，以與孟子競。說者以爲夫子不立論以起爭，而起三子之爭者孟子喜於立論之過也。嗟乎！夫子非不立論也。夫子而不立論，而持兩端，則仁、義、禮、樂於何而折衷哉？

性習近遠之說，是夫子之立論也，立論而微者也。孟子豈喜於立論者哉？人夫子之海，先得夫子之珠，瞥然見其性相近之旨，悟其真而發其微，不忍自秘，而分於人，此亦仁人君子用心之切者也。而孟子何過焉？三子之競，豈孟子起耶？三子邀功之急者也。三子邀功，而孟子遂爲過。君子於此，亦難於處也哉！蓋將附三子則悖於聖人，附孟子則三子者不服，然則何以處之？昔者秦緩死，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，名齊於緩。其二三子者不勝其忌也。於是各爲新奇而託之於其父，以求勝其兄。非不愛其兄也，以爲不有以異於兄，則不得以同於父，天下未有以決也。他日，其東鄰之父，得秦緩枕中之書，而出以證焉，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。有所訟者，必有所質也。《中庸》之書，夫子枕中之書也。而子思得之。《中庸》曰：「天命之謂性，率性之謂道。」又曰：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物之性，可以贊化育，參天地。」質之以此，而後孟子之說始信也歟！性果惡耶？則曰：違之所至，當逆天地而戾人物矣，奚其贊又奚其參？人性之有善惡，善則惡不得以寄，惡則善不得以居。如冰之寒而濕，火之煖而燥也。今日善惡混，吾將曰：冰之性燥濕混，而火之性寒燥混也，可乎？至於裂性而三之，裂三而五之，則亦不勝其勞矣。蓋三子言性，而未見性者也。曷爲言性而未見性也？不自盡其性也。自東海而趨西海，必至於西海而後盡也。未至於西海而止也，而曰西無海也，之三子者是也。吾性盡而育人物、參天地者在焉。性爲善耶？惡耶？三子者亦嘗進於此也乎？三子者自有性而不盡也，宜其言之不徹也。質之《中庸》，而後三子者心服矣。三子非服孟子也，服孔子也。三子服而後孟子之說信，而後孔子之意明；孔子之意明，而後性善之論定；性善之論定，而後天下之爲善者衆。則

子思之功豈不大哉！子思不邀功者也，不邀功而大有功者。（同上卷八十六）

【韓子論上】 論曰：韓子《原道》之書，孟子以還，一韓子而已，大哉韓子乎！雖然，其猶有不合於聖人者歟！若曰「道與德爲虛位」之類是也。曰：此乃韓子之所以合於聖人者也。聖人之道，非以虛爲道德，非虛而曰虛位者，道德之實非虛也，而道德之位則虛也。天下之物，惟其位之實，是以莫得而人也。其位不實，則虛與實皆得人而居之。夫惟有以實其位之虛，則其位不可入矣。韓子之言，所以實其虛也。且夫道德也者，果何物也？謂之無也，何以不無其名？謂之有也，何以不有其形？惟其有名，聖人之所以實之，以用世也；惟其無形，異端之所以入之，以欺世也。昔者生民之初，蓋有所甚不安也。生不養，死不葬，居焉而無別，羣焉而無聽，爭焉而無決也。聖人者，倫以經之，具以維之，仁以親之，義以愧之。經之故立，維之故不散，親之故不相棄，愧之故相憚。由乎此者謂之道，體乎此者謂之德。根乎心而形乎事，進則賢，至則聖，熟則神，皆不外焉者也。聖人者以爲是足以安天下，澤萬世而無憂矣。孰知夫聖人之力有所不及，而遂遺聖人之憂。蓋天下之未安，則惟安之求，而不暇乎其他；天下既安，而侈心生焉。於是道德之名，果能亡道德之實也？天下翫其實而疑其名也。自天下之翫也，而道德之位始虛；自天下之疑也，而異端之道德始入。蓋聖人之道德既行，而天下大安。天下既安，而不知其所以安者，乃聖人之道德也。不知故翫，舉君臣父子日用飲食之事，彼皆翫以爲常，而不足異也。而聞聖人有所謂道德云者，樂其名而求之，不知其所以常者，即其所求也。不知故疑，彼以爲道德云者，必有所甚異，而世皆未之見也。於是舍日用而求新奇，而異端斯入之矣。

何則？有虛之可乘也。人有居鉅室享膏粱者，久而厭之，以爲是不足居，不足享也。而聞山林之姦人有異說者，以爲天之可以飛而昇，風露之可以食而壽也，則舍其室而從焉。其室既虛，則姦人者，何憚而不乘以人之哉？道德者，天下之鉅室也，非如曠野之空虛也。而其位則虛久矣。而天下之人去其室，以求其室，其位得而不虛耶？異端乘之，韓子塞之；異端入之，韓子出之。韓子曰：「仁與義爲定名。」又曰：「吾之所謂道德者，合仁與義言之也。老子之所謂道德云者，去仁與義言之也。」而後道德之虛位可得而實矣。匹夫細民見其鄰之徒而去也，則私其土田而耕之。他日，其鄰者歸焉，則爲匹夫細民者，將遜而去乎？猶將私之也？老子以空虛爲道德，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。韓子出而仁義還，則聖人之田宜誰歸？故曰：韓子之言，所以實其虛者也。謹論。（同上）

【韓子論下】 論曰：君子之去異端，非異端不去之可憂，而異端既去之足慮。異端之不去，蓋有能去之者矣。去之矣，其患有大於未去之時，何則？有以去之，無以處之也。如去盜焉，方盜之作也，紛紜震擾，若無以支持之爲者，於是深計以圖之，盡力以角之，圖之而中，角之而勝，其遂無盜矣乎？曰：未也。盜之未敗而降也，有不可以不受者矣。及其敗也，有不可以盡殺者矣。不受其降，而不寬其殺，不可也。受其降，而寬其殺，不可也。蓋聚姦宄之民而驟散之，散之而無以處之，則其復爲盜也，又有甚焉者矣。天下之人於佛老，豈皆好其清淨寂滅之道者哉？有好焉者，有畏焉者，有利焉者。士之爲高者，則妄意以爲此可以悟性命而超死生也，則之焉，此好之者也。士民之倖於福田利益之誘，而慄於死生報應之誑者，則亦之焉，此畏之者也。愚夫細民之情者，無能者，廢疾者，鰥寡孤獨

者，進而窺二氏，則見其不業而食，不劬而居，反而顧其身，則茫乎無依，於是亦之焉，此利焉者也。韓子也，固憂夫好焉者之不可奪，畏焉者之可祛也。而利焉者之無以處，尤韓子之所大憂，何也？好焉者可以理遷，舉先王之道而力明之，以實夫位之虛，閉其人而開其歸。韓子則有《原道》之書。畏焉者可以事曉，善而祥，不善而殃，此天下同見之事也，烏有福田利益之妄？且則夕，生則死，此天下不足怪之事也，烏有死生之怖？韓子則有《與孟簡氏之書》、《弔武侍御氏之書》。使韓子之言行，則奪以祛何難？若夫民之利焉者，一旦驅而散之，其徒之爲萬者，不知其幾也。散而無以處也，歸而無以生也，廢疾者坐而死，鰥寡孤獨者坐而死，惰者無能者肯坐而死哉？坐而死者奚罪焉？君子何忍置之於此也？其不肯坐而死者，不去而爲盜，決而爲大亂者無之。去異端所以仁也，而無罪者得死，所以爲治也，而反得亂。則是不如不去之安也。是故韓子既思所以去，又思所以處。韓子曰：「人其人，火其書，廬其居，明先王之道以道之。」所以去也。又曰：「鰥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。」所以處也。文王之治岐也，必先天民之窮而無告者，此非惟既其仁也，亦防其民之利於爲異也。三代之時，異端之不興，豈特一道德而同風俗之力歟？亦其所以處民者盡爾！韓子之意，真先王之意也。然則韓子曷爲言之而不行？曰：韓子能行而不得行者矣。蓋有得行而不行者矣。將能行而不得行者罪耶？得行而不行者罪耶？謹論。（同上）

或問：孟子謂「惻隱仁之端」；韓子謂「博愛之謂仁」；程子謂「仁者覺也」。三子之言仁，異乎？楊子曰：何異焉？愛者惻之應，隱者覺之感。或曰：雖然，韓子之言，其亦未優乎？曰：樊遲問仁。子曰：愛人。

愛何違於仁？子貢問博施。子曰：必也聖乎？博何違於愛？然則博愛之與兼愛異乎？曰：異。博無私，兼無別。（同上卷九十一）

或問：道術奚辨？楊子曰：大路之謂道，小徑之謂術，正塗之謂道，邪徑之謂術，天下共由而無誤之謂道，一夫取疾而然迷之謂術。故《周禮》曰：千夫有川，川上有道。《月令》曰：審端徑術。聖人之所謂道者，明告天下，後世以可行者也。故譬之以路，而謂之道。孟子曰：「夫道若大路然。」董仲舒曰：「道者，所由適治之路也。」韓子曰：「由是而之焉謂道。」故夫堯、舜、禹、湯、文、武、周公、孔子、孟子、顏子之道，道也。老、佛、管、商、申、韓之道，非道也，術也。袁術字公路。（同上卷九十三）

楊子曰：二程子之學，以仁爲覺，以敬爲守，以中爲居，以誠爲歸，以致知爲入，以明道不計功爲用。而韓子曰：「軻死不得其傳。」其真不得其傳耶？其真不見其傳耶？（同上卷九十四）

楊子曰：公都子之問孟子，其性之說有三。告子曰：性無善無不善。此釋氏之論也。或曰：性可以爲善，可以爲不善。此揚雄氏之論也。或曰：有性善，有性不善，此韓愈氏之論也。孟子之時，已有三家者流之說矣。言性者不入于釋，必入于揚，不入于揚，必入于韓。此三家者流之所知也。不入于孟而入于公都，豈三家者流之所知？（同上）

或問：韓子、歐陽子何人也？楊子曰：聖之徒也。何以知之？曰：孟子曰：「能言距楊墨者，聖人之徒也。」孟子能言距楊墨者也。韓子、歐陽子能言距釋老者也。能言距楊墨者爲聖之徒，能言距釋老者非聖之徒乎？然則或謂二子不知道也，信乎？曰：二子之不知道，其未知君臣、父子、仁義、禮樂之道乎？

抑亦未知清淨、寂滅、虛玄、空無之道乎？不知乎前，二子焉得爲聖之徒？不知乎後，二子焉得爲非聖之徒？（同上）

韓退之《答李錫書》云：「思元賓而不見，見元賓之所與，則如元賓焉。」此用石勒語。王浚贈勒塵尾，懸之壁間，每瞻仰之云：「王公不得見，見王公之玩好，如見王公焉。」退之作《河南少尹李素墓銘》云：「高其上而坎其中，以爲公之宮，奈何乎公。」此用東方朔諫武帝近董偃云：「奈何乎陛下。」退之《上宰相書》云：「恤恤乎，飢不得食，寒不得衣。」此用《左傳》語。南劄將叛，邑人歌之曰：「恤恤乎，湫乎悠乎。」又《杜兼墓銘》云：「事在人子，日遠日忘。」此用《晉書》張駿語，謂「中原之於晉，日遠日忘。」又《平淮西碑》：「自黃帝曰光顏，汝爲陳許帥，曰重胤云云，曰弘云云，曰文通云云，曰道古云云，曰愬云云，曰度惟汝予同，汝遂相予。」此用《舜典·命九官》文法也。（《誠齋詩話》）

韓退之《行箴》云：「宜悔而休，汝惡曷瘳，宜休而悔，汝善安在。」柳子厚《憂箴》云：「宜言不言，不宜而煩，宜退而勇，不宜而恐。」二箴相似，未知孰先爲之者。（同上）

退之《盤谷序》云：「妬寵而負恃。」張文潛云：「妬寵一字，負恃兩字，非句律，與下句云『爭妍而取憐』不類。又既曰負，又曰恃，爲複，特當作持。」（同上）

陳 騣

文有數句用一類字，所以壯文勢，廣文義也。然皆有法。韓退之爲古文伯，按：元本、明弘治本「伯」作「霸」，

屠本誤作「焉」。於此法尤加意焉。如《賀冊尊號表》用「之謂」字，蓋取《易·繫辭》；《畫記》用「者」字，蓋取《考工記》；《南山詩》用「或」字，蓋取《詩·北山》。悉注于後，孰謂退之自作古哉？觀退之《畫記》云：「騎而立者五人，騎而被甲載兵立者十人，騎且負者二人，騎執器者二人。」自此以下，凡記人數者，蓋取《書·顧命》；「二人雀弁執惠，四人養弁，執戈上刃，一人冕執劉，一人冕執鉞，一人冕執戣，一人冕執矟」之法也。此與用字一類不同，姑附于此，示退之文不妄作也。用一類字者，不可遍舉，采經子通用者志之，可觸類而長矣。（《文則》）

曾季狸

韓退之《樹雞》詩云：「煩君自入華陽洞，割取乖龍左耳來。」予按：割龍耳事兩出。柳子厚《龍城錄》載：茅山處士吳綽，因採藥於華陽洞，見小兒手把大珠三顆，戲於松下，綽見之，因詢誰氏子，兒奔忙入洞中，綽恐爲虎所害，遂連呼相從。人得不二十步，見兒化龍形，一手握三珠，填左耳中。綽以藥斧斷之，落左耳，而失珠所在。又馮贇《雲仙散錄》載：崔奉國家一種李，肉厚而無核。識者曰：天罰乖龍，必割其耳，血墮地，生此李。未知退之所用果何事？然《龍城錄》載割華陽洞龍左耳事，而《雲仙散錄》乃有乖龍割耳之說，二書各有可取也。洪慶善注韓文甚詳，而於此獨缺文，不知其如何也？（《艇齋詩話》）韓退之《雪》詩、《筍》詩皆譏時相。《雪》詩云：「未能裨嶽鎮，強欲效鹽梅。松篁遭挫折，糞壤獲饒培。巧借奢豪便，專繩困約災。威貪凌布被，光肯離金罍。」《筍》詩云：「得時方張王，挾勢欲騰騫。縱橫公占地，羅列暗連根。始訝妨人路，還驚人藥園。萌芽防寢大，覆載莫偏恩。外恨包藏密，中仍節目

繁。戈矛頭戢戢，蛇虺首掀掀。身寧虞瓦礫，計欲掩蘭蓀。」其言皆有譏諷，非徒作也。（同上）

古人於前輩未嘗敢忽，雖不逮於己者，亦不敢少忽也。以韓退之之於文，杜子美之於詩，視王、楊、盧、駱之文，不啻如俳優。而王績之文，於退之猶土苴爾。然退之於王勃、《滕王閣記》、王績《醉鄉記》，方且有歆豔不及之語。子美於王、楊、盧、駱之文，又以爲「時體」而不敢輕議。古人用心忠厚如此，異乎今人露才揚己。未有寸長者，已譏議前輩，此皇甫持正所以有衛官老兵之論。衛官，非持正語。（同上）

荆公《賀曾魯公》詩云：「功謝蕭規慚漢第，恩從隗始愧燕臺。」人多疑「隗始」無出處，不知韓退之《聯句》云：「受恩從隗始。」則「隗始」出於韓文也。按「隗始」二字出《國語》。（同上）

陶淵明詩「白日淪西河，素月出東嶺」一篇，說得秋意極妙。韓退之《秋懷》「窗前兩好樹，惻惻鳴不已」一篇，亦好。雖不及淵明蕭散，然說得秋意出。予每至秋，喜誦此二詩及歐公《秋聲賦》。（同上）

韓文杜詩，備極全美。然有老作。如《祭老成文》、《大風卷茅屋歌》、《渾然無斧鑿痕，又老作之尤者》。（同上）

韓退之：「少長聚嬉戲。」少長猶言「稍長」，出《西漢·匈奴傳》。（同上）

呂東萊詩：「可到元和六七公。」「六七公」三字，出《賈誼傳》。韓退之《李干墓誌》云：「以藥敗者六七公。」退之亦本《賈誼傳》也。（同上）

韓退之《南山》詩，用杜詩《北征》詩體作。（同上）

老杜詩第一首，「李侯金閨彥」是也。作此時年十七。《壯遊》詩可考作詩次第。韓文第一篇，《薦薛公達書》是也。時年二十一。（同上）

韓文《石鼎聯句》云：「長頸而高結，喉中又作楚語。」「結」字斷句。結，音髻。西漢「髻」字皆作「結」字寫。退之正用此也。今人讀作「結喉」，非也。東坡云：「長頸高結喉。」蓋承誤也。（同上）

韓退之《雪擁藍關》，「馬不前」三字，出古樂府《飲馬長城窟行》「驅馬涉陰山，山高馬不前。」（同上）

退之：「君來呼我出，踉蹌越門限。」「踉蹌」二字出古樂府梁簡文詩：「毛嬙貌本絕，踉蹌入氍毹。」（同上）

山谷《試說宣城樂，停杯且試聽》，取退之《番禺軍府盛，欲說暫停杯》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老守自醉霜松折》，取退之《起舞先撼霜松摧》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公言百歲和風狂》，取退之詩《百歲如風狂》。（同上）

山谷《簡編自襦襟，簪笏到仍昆》，取退之《聯句》「爵勳逮僮隸，簪笏自懷緇」。（同上）

東坡《婉婉幾時來入夢》，出退之詩《旅宿夢婉婉》。（同上）

韓退之詩《稍稍新月偃》，俗本作「稍稍」，荆公改作「稍稍」，蓋令狐澄本作「稍稍」，澄本最善，荆公用此改定。稍稍者，細也。見《方言》。白樂天詩亦用「稍稍筍成竹」。（同上）

予舊因東坡詩云「我憎孟郊詩」，及「要當門僧清，未足當韓豪。何苦將兩耳，聽此寒蟲號」。遂亦不喜孟郊詩。五十以後，因暇日試取細讀，見其精深高妙，誠未易窺，方信韓退之、李習之尊敬其詩，良有以也。東坡性痛快，故不喜郊之詞艱深。要之孟郊、張籍，一等詩也。唐人詩有古樂府氣象者，惟此二人。但張籍詩簡古易讀，孟郊詩精深難窺耳。孟郊如《遊子吟》、《列女操》、《薄命妾》、《古意》等篇，精確宛轉，人不可及也。（同上）

王質

【壓波亭記（節錄）】風石之力亦大矣。而騷人墨客，一觴一詠，可使妥伏安帖，文章之力滋大矣。韓退之于南山，杜子美于洞庭，玩名山大川于股掌之上，推此類具言之，豈足以當文章之鋒哉！（《雪山集》卷七）

【與周樞密益公書（節錄）】王子淵賢臣之妙，陸士衡功臣之妙，呂化光勳臣之妙。至于韓退之元和一表，妙之又妙。石守道慶歷一范一富之頌，妙之更妙。必有任此者，而某未之知也。（同上卷八）

【滿江紅聽琴】紙帳梅花，有叢桂，又有修竹。是何聲雪飄遠渚，泉鳴幽谷。紅蓼白蘋須拂袖，餘音尚帶清香馥。挽素娥、青女問飛瓊，誰家曲。韓退之，歐永叔。惚兮恍，恍兮惚。試側耳山常似黛，水常如玉。顏子操中何足怨？醉翁徽外無人續。正青天、明月上東南，芳時足。（同上卷十六）

吳沆

環溪從兄常從容謂：「古今詩人既多，各是其是，何者爲正？」環溪云：「若論詩之妙，則好者固多；若論詩之正，則古今惟有三人，所謂一祖二宗：杜甫、李白、韓愈是也。」仲兄云：「唐詩惟稱李、杜。吾弟又言韓愈，何也？」環溪云：「李、杜是韓愈所伏者，韓愈又是後來所伏者。」仲兄云：「三公所長何如？」環溪云：「杜甫長於學，故以字見功。李白長於才，故以篇見功。韓愈長於氣，故十數篇見功。」仲兄云：

「近時荆公作《四家詩選》，如何添永叔？」環溪云：「荆公置杜甫於第一，韓愈第二，永叔第三，太白第四。蓋謂永叔能兼韓、李之體而近於正，故選焉耳。又謂李白無篇不說酒色，故置格於永叔之下，則此公用意亦已深矣！……荆公之詩入律而能健，比山谷則爲過之。然合荆公與山谷，不能當一杜甫；而歐與蘇各能兼韓、李之半。故知學韓、李者易爲力，學杜詩者難爲功也。」（《環溪詩話》卷中）

善詩俞秀才一日到環溪，以詩一篇贄見。環溪讀之，因言：「前輩皆有法；近體當法杜；長句當法韓與李。」俞云：「太白之妙則知之矣，韓愈之妙，未之聞也。」環溪云：「韓愈之妙，在用疊句。如『黃簾綠幕朱戶間』，是一句能疊三物。如『洗粧拭面著冠帔，白咽紅頰長眉青』，是兩句疊六物。惟其疊多，故事實而語健。又諸詩，《石鼓歌》最工，而疊語亦多。如『雨淋日炙野火燒，鸞翔鳳翥衆仙下；金繩鐵索鎖鈕壯，古鼎躍水龍騰梭』，韻韻皆疊。每句之中，少者兩物，多者三物乃至四物。幾乎是一律。惟其疊語，故句健，是以爲好詩也。」俞欣然而歸。明日作一歌見謝云：「天高日遠雲霧闊，黃金白壁孤虞卿；漢廷無人薦司馬，故山有客呼孔賓。」便覺氣象不同，乃知前輩文章故自有關鈕，若不得其門，何自入哉！（同上）

韓詩無非《雅》也，然則有時乎近《風》，如《誰家子》、《華山女》、《僧澄觀》則近于《風》乎！如《失藤杖》、《斬州笛》、《竹》、《桃源圖》，則亦《風》之類也。如《謝賜櫻桃和裴僕射》則近乎《頌》矣。如《題南嶽》、《歌石鼓》、《調張籍》而歌李杜則《頌》之類也。雖《風》、《頌》若不足，而《雅》正則有餘矣。故捨乎韓，則又無以配乎李也。故曰：近古人詩，唯有一祖二宗。（同上）

伯兄一日又看荆公詩，至「綠成白雪桑重綠，割盡黃雲麥更清」，云：「白雪不是雪，黃雲不是雲。但下一『割』字，便見『黃雲』是麥；將一『綠』字，便見『白雪』是齒。如此用意，可謂工矣。」會環溪觀穫稻得一詩，中有「新月輝輝動，黃雲漸漸收」之句。伯兄見之復大喜，謂：「荆公是用意作來，吾弟是因事而使。蓋『黃雲』是禾，用荆公句；『新月』乃是鎌，用退之『新月似磨鎌』之句。『雲』不是雲，『月』不是月，而曲盡穫稻之理，所以爲工也。」（同上卷下）

琴詩當讀韓、柳《琴操》；笛詩當看武昌老人《說笛歌》。（同上）

《左傳》之勁，《史記》之奇；老、莊之元奧，韓、柳之神妙，更宜參之，何詩不可吟矣。（同上）

朱熹

【到袁州二首（錄一首）】 袁州刺史幾何人，韓李流芳獨未泯。道喪時危今日意，九原遺恨一時新。（《朱

文公文集》卷五）

【答廖子晦（節錄）】 《韓文考異》，袁子質、鄭文振欲寫本，就彼刻版，恐其間頗有僞氣，引惹生事。然當一面錄付之，但開版事須更斟酌耳。若欲開版，須依此本別刊一本韓文方得，又恐枉複勞費工力耳。（同上卷四十五）

【答廖子晦（節錄）】 來喻又疑《考異》中說韓公見道之用而未得其體，以爲亦若自謂根原學問各有一種功夫者。此亦不然。前日鄙意正爲韓公只於治國平天下處用功，而未嘗就其身心上講究持守耳，